

短篇小說選

名家精品辑——

短篇小说卷

杨 洋 主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名家精品辑——
短篇小说卷
杨 洋 主编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300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

ISBN7-80521-616-9/I·243

定价(两卷):27.60 元 本册定价:13.80 元

目

录

妈妈的银行存款·····	[美]凯瑟琳·福伯斯(1)
体察入微·····	[美]阿·巴彻沃尔德(4)
盲人国·····	H·G·WELLS(6)
归来·····	Pete Hamill 文(12)
母亲·····	罗曼·加里(14)
爱情与逻辑·····	[美]马克斯·夏尔曼(20)
我丈夫写书·····	J·M 巴利(28)
父爱·····	(挪威)勃·洛芬宁根(33)
蓝色的窗帷·····	[叙利亚]伊莉法特·伊吉力比(36)
生死攸关的烛光·····	谢仁超(40)
歌声·····	[日]山本有三(42)
未婚妻·····	Mazguerit Auclout(44)
珍爱·····	Mary L. Forman(47)
义犬复仇记·····	[苏]E·里阿宾宁(49)
金合欢花·····	[苏]A·阿列克辛(55)
约瑟芬皇后·····	[法]勒诺特(58)
半张纸·····	[瑞典]斯特林堡(64)
神奇的圣诞节·····	[英]罗尔·特恩雷(66)
垃圾·····	[巴西]路易斯·费尔南多·维利希(70)
上司来赴宴·····	[联邦德国]维里·布莱豪斯特(74)
约会·····	美 S. L 基履(77)
情节谜·····	叶·吉克(79)
厨房中的谋杀·····	[英]米尔沃·肯尼迪(82)

父亲失约	[美]罗扎克(86)
冰窟窿	[苏]克拉夫琴科(88)
誓不甘休	W·米彻尼尔(90)
犹豫不已的命运之神	[美]纳撒尼尔·霍桑(94)
另一种爱情故事	A.托姆莱森(98)
父亲的信	[美]拉里·巴特森(103)
四季歌	铁凝(105)
第一次伤心痛哭	赵二呆(110)
预演	[苏]顿巴泽(112)
倾诉	[南斯拉夫]拉兹尼罗(115)
妈妈,我不让你死	[美]艾伦·兰金(119)
友好的报答	[美]弗吉尼亚·格雷夫斯(121)
感伤的华尔兹	[苏]阿列申娜(123)
电报	[苏]阿列申娜(125)
模特儿	[美]马拉默德(127)
化妆舞会	郭丽华(131)
美国小姐梦	斯特兹·特克尔所(133)
沙漠观浴记	三毛(137)
第一瓶香槟酒	[民主德国]柯里德(143)
一个女人的夜晚	[苏]普罗特尼科娃(145)
警笛	[法]P·贝勒马尔J·安托尼(147)
一瞥	[苏]尤·邦达列夫(152)
黄柏	[苏]谢列布罗夫斯卡娅(154)
温柔的奖赏	[德]君特·斯潘(159)
信	[美]福斯特·弗柯洛(163)
妈妈和房客	凯·福布斯(165)
深深的爱	[美]埃德温·帕尔默(167)
假面舞会	[苏]谢尔巴切夫斯基(170)
为什么我会如此,上帝?	[美]莱欧拉·M·哈曼(175)
马蹄桌	[美]特伦斯·奥多恩(179)
查尔斯	[美]雪利·杰克逊(183)
失踪的丈夫	[美]J.P.布兰克(187)

多疑症	〔美〕埃德·华莱斯(192)
黑镜	〔加拿大〕艾利克·喀麦伦作(194)
黛丝蕾与拿破仑	安娜玛沙林格(199)
亲爱的,我来了	〔美〕卡伦·欧考那(206)
一小时的故事	〔美〕凯特肖班(208)
再见,尤莉亚	〔联邦德国〕里塔·贝格尔(211)
危险人物	〔美〕达摩·鲁尼思(215)
不要把秘密告诉我	〔美〕加达斯·H·卡佩林(218)
西瓜的滋味	〔美〕波登·迪尔(221)
回家	〔英〕安妮·玛丽·格温(226)
恋爱的程序	(香港)金力明(229)
鸡鸣三昧	孙一钟(233)
红绸带	〔德〕S·村逢扬(236)
偶然相逢成偶然	松筠(239)
盲厨师	〔苏〕巴乌斯托夫斯基(242)
电波情话	〔英〕詹姆斯·里斯·米尔尼(246)
诺玛·谢尔丽的裙子	〔美〕玛丽恩·贝内苏蒂(250)
骄傲的头	A·库利克(253)
河	〔希腊〕安东尼斯·萨马拉基斯(255)
父亲的眼睛	〔美〕埃迪·尼克斯(258)
圣诞夜的歌声	〔匈牙利〕约卡伊·莫尔(262)
野鸭巢	〔美〕威廉姆·多尔(266)
诗意之外的离别	马正建(269)
错出一段美丽	黄文婷(273)
100个人的10年	冯骥才(275)
女儿的礼物	〔台〕廖玉蕙(284)
圣诞心愿	约翰·泰勒(286)
哈式急智	朱永安(290)
晨归	〔意〕伊达洛·卡尔维诺(294)
半份礼物	〔美〕罗伯特·巴里(298)
计程车上的乘客	欧文·斯德恩(301)
一件婚纱裙	A·卡西莫夫(304)

酸玛丽	彼特盖(307)
一只背袋	〔波兰〕米洛斯拉夫·茹拉夫斯基(309)
鞋样	司玉笙(311)
一把钥匙的爱意	〔美〕莎伦·惠特利(313)
一个老光棍的罗曼史	〔苏〕M·卡佐夫斯基(315)
云襟胸怀	〔美〕贾莱斯·凯瑟·莱斯特(319)
空投糖果	〔美〕理查德·柯里尔(323)
适命的美丽	冥子(326)
林中木屋	(328)
知心的礼物	(331)
纪念章与表链坠子	(334)
镇静的女主人	(337)
死信怎样救活人	(339)
捉鼠纵鼠记	(341)
海盗盖特和他的珍宝	(343)

妈妈的银行存款

●[美]凯瑟琳·福伯斯

每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

钱分成好几摞。“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摆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思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五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面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有一年圣诞节时从挪

威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处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心算了一遍。“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

“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像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样才可以把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三夸脱（1夸脱等于1.14公升）鲜牛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

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像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家

了。爸爸好像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闪烁着根根白发。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摺上。”

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到你的帐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

“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体察入微

●[美]阿·巴彻沃尔德

当今的经济问题是很难找到优秀的青年售货员。许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对于研究顾客的动机比做生意本身更感兴趣，他们还有一种过于诚实的倾向，这简直能把零售商品的买卖给毁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乔治敦那儿开了一间服装店，她跟我谈起了在她的店员身上遇到的麻烦，她雇的这位青年小姐是学心理学专业的。

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

这位店员（让我们称她为布拉姆顿小姐吧）在她开始工作的第一天，看见有女士走进店来，就迎上去问她想买什么。

那位女士说：“我想买套秋装。”

“您想买多少钱上下的呢？”布拉姆顿小姐问道。

“我不在乎价钱的多少。”那位女士说。

“噢？那我倒想向您提一个问题：您买这套衣服仅仅是因为需要呢？还是因为您刚刚和丈夫吵了一架，想花一大笔钱气气他呢？”

“您说什么？”那位女士没听懂。

“也许您怀疑他对您不忠实，您觉得这就是报复他的唯一办法了。”

“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胡说些什么。”顾客回答说。

“在气头上去花钱，这可是非常昂贵的报复形式。我劝您这几天还是好好想想，想办法去弥补裂痕，光买一套新衣服是不能调和夫妻感情的。”

“那我倒是谢谢您啦。”这位顾客悻悻地离开了商店。

“她现在生我气了，”布拉姆顿小姐对店主说，“不过不出一星期，她就会感谢我帮助她打消了那个蠢念头。”

我那位店主朋友想，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过去就算了；没想到下午又出事

了：

一位顾客走进店来，布拉姆顿小姐上前问她想买点什么。

那位女士说：“我想买件最有刺激性的衣服，我要去肯尼迪中心，要让每个见了我的人连眼珠子都掉出来。”

布拉姆顿小姐说：“我们这儿有非常漂亮的夜礼服，很适合那些缺乏自信心的人。”

“缺乏自信心人？”

“是啊，难道您不知道女人常用这个办法——穿些惊人的衣服来掩盖她们的缺乏自信心吗？”

那位女士生气了：“我可不是缺乏自信心的人！”

“那您为什么要使肯尼迪中心的每个人都羡慕得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呢？难道您不能不靠衣服而靠自身的美去吸引人吗？您长得很有风度，很有内在美，可您却要遮盖起来。我当然能卖给您一件最时髦的衣服，使您出出风头。可是您就决不会明白人们停住脚步是为了您，还是为了注视衣服。”

这时，店主决定插一句话。“布拉姆顿小姐，要是这位太太想买一件夜礼服，那就请她看看货好了。”

“不必了，”那位顾客说，“您的这位小姐说得对，我干嘛要化五百块钱去买人家的几句恭维话呢！其实那些人又根本不在乎我穿什么，谢谢您的帮助了，小姐。真的，这些年我一直是缺乏自信心的，可我竟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顾客两手空空地走出了店门。

让店主感到最不能容忍的事发生在一个钟头以后。一位在男女同校的大学念书的女学生走进店来，她想买一条超短裤，布拉姆顿小姐向她宣讲了半个来小时的妇女解放问题，然后说：“您买超短裤，我看您不过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性感的目标罢了。”

这天晚上，服装店主在橱窗上贴了一个启事：

招工——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一概谢绝。

盲人国

●H · G · WELLS

这是一篇小说名著，所蕴含的寓意和人类同样古老。

很多年前，有几家秘鲁人为了逃避一位凶暴的西班牙统治者，千辛万苦地穿越险峻的峡谷，涉过一条冰雪覆盖的山口，到达厄瓜多尔境内安第斯山脉最荒僻地区的一个孤立山谷，在那里，人类想要的一切都有——清水、草原和沃土。但是有种怪病袭击他们，使得他们在那里生的子女眼睛都瞎了——甚至于几个比较大的孩子也瞎了。这种疾病的进展过程很慢，他们几乎没有觉察到他们的损失。他们领导那些没有视力的儿童，使他们对整个山谷都熟悉。终于这一族人的视力完全消灭，然而他们继续活下去。

后来发生了一场极厉害的火山爆发，把这个山谷完全隔绝，使探险者的足迹无法到达。那场巨灾发生时，早先的一位居民刚好在峡谷的另一边。虽然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他所讲述的这个盲人国故事却产生一个传奇，至今仍流传在安第斯山雁列山脉一带。后来在那种疾病告一段落的十四代之后，外界的一个人偶然来到这个地方。

下面就是那人的故事。

努涅斯是一个山民，聪敏而有胆识，被一批前来厄瓜多尔攀登巴拉斯考托培克峰的英国人雇为向导。这一行人爬到这座山最后一个悬崖底下，于雪中在一处岩架上建立一个栖身所。夜里，努涅斯失踪了。天亮时，可以看出他

失足跌落的痕迹——他是朝东边滑落的，一直跌到一个悬崖的边缘，再从那里掉下。

但是在一大堆雪中直落千尺的努涅斯没死。他摔得晕眩，却连一根骨头都没折断，人滚到一个较不陡峭的山坡上，埋在白皑皑的雪堆里。他从雪堆中挣扎出来，看到下面另一处陡峭的悬崖有一道狭窄岩缝，一个陷于绝境的人可能就会冒险从那里爬下去。

他并不特别困难地爬了一阵之后，到达一个树木葱郁的山坡；在山坡后面，这个峡谷豁然开朗，远处有连绵的草地，他瞥见草地上有一簇石舍。在高处，有一道墙把这个山谷环绕起来。

他终于走出峡谷口到达一片阳光照耀的平原，那些房子看起来很奇怪。和他所熟悉的安第斯山区那些杂乱无章的村庄不同。那些石舍成行分列在一条异常洁净的街道两旁。房子正前面都有一道门，但是看不到一扇窗。

近在咫尺之处，三个用扁担挑着桶的人沿着一条小路走来。努涅斯大喊一声。那三个人停下脚步，把脸朝这边转动。但是他们似乎没看见努涅斯。努涅斯又大喊一声。“这些傻瓜一定都是瞎子，”他想。

他终于走近他们的时候，那三个并排站着，用耳朵对着他。他看见他们眼睑都闭着而且凹陷，好象里面的眼球已完全萎缩。

“是一个人，”其中一个用几乎听不懂的西班牙语说道，“一个人，或者是一个鬼——从岩石上面下来了。”

努涅斯迈着很有自信的脚步走上前去。他立刻想到关于那个湮没无闻的盲人谷的所有古老故事，也想起了一句古老谚语：在盲人国里，有一只眼睛的人就是王。他跟他们打了招呼。

“他是从哪里来的，彼德罗兄？”一个人问道。

“我从山那边来，”努涅斯说，“我来自波哥大附近，那里有十万居民，市区很广大，在视力之内看不见尽头。”

“视力？”彼德罗喃喃低声说。

那三个人同时朝他逼近，令他大为吃惊。他向后倒退，躲避他们伸出的手指，但他们很利落地把他抓住。然后在他浑身上下摸了一阵。他们认为他那两只眼睛和眨动的眼睑是很怪的东西。

“一个奇怪的动物，柯里亚，”彼德罗说，“我们领他去长辈那里。”

“我看得见，”努涅斯说。

“看见？”

“对，看见。”努涅斯转过身去，被彼德罗的桶绊倒了。

“他的感官还有缺点，”第三个盲人说，“他绊倒了，又说些没有意义的话。你牵着他的手走。”

“随你们的便，”努涅斯说，他由人牵着走，不禁纵声大笑。

二

到了村子里，那些人把他从一个门口推入一间漆黑的房间。几位比较年老的人开始诘问他，努涅斯向他们描述他从其中跌落下来的那个伟大世界。但他所说的，他们既不信，也听不懂。这些人和眼睛所看见的世界已经隔绝十四代了，外间世界的故事和那些看得见的东西的名称都已经从他们的心中消失。

努涅斯觉察到这种情形，就静下来倾听。最年长的盲人向他说明，这个世界（指他们的山谷）最初只是岩石中一个空洞。然后出现了无生命、没有触摸能力的东西；然后出现了骆马和其他几种野生动物；然后出现了人，最后出现了天使，人可以听到天使歌唱和拍翅声，却摸不到它。努涅斯对他所描述的天使大惑不解，后来才想到是鸟儿。

那些长辈继续向努涅斯说明他们如何把时间分为温暖和寒冷两部分，温暖的时间宜于睡觉，寒冷的时间宜于工作。

他们给他拿来一碗骆马奶和一些粗糙的碱面包，然后离开，让他睡觉，直到晚间的寒冷把他们唤醒，又开始另一天。但是努涅斯根本没有睡。

“喂，波哥大！”一个声音从村子那一边喊他，“到这里来。”

他听到就站起来，走到外边。他要一劳永逸地向他们表明有视力的人能做多少事情。他偷偷地离开小路，向旁边走了两步。

“不要践踏草地，波哥大，”那个声音说，“那是不准的。”

努涅斯停住脚步，大吃一惊。发出那声音的人沿着小路朝着他跑过来了。“你是要人把你象个小孩子似地牵着走吗？你走路的时候难道听不见路吗？”

努涅斯笑了。“我看得见路。”他说。

“没有‘看’这个字，”那个盲人踌躇了一会儿说，“不要再说这种傻话了，跟着我脚步的声音走。”

努涅斯跟在后面，有些儿气恼。“我的机会会来的，”他说，“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们，在盲人国里，一只眼睛的人就是王？”

“什么是盲？”那个盲人漫不经心地回过头问道。

四天过去了。到了第五天，这位“盲人之王”仍被他的子民认为是一个又笨又无用的外人。他们过着简单而辛劳的生活。他们衣食无缺，很注重音乐和歌唱；他们有爱情和小孩。

在他们那个有秩序的世界里，一切东西都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感官已经变得非常敏锐，可以在十二步之外听到一个人的心跳；他们能像狗那样轻易凭气息分辨人。

一天早晨，两个盲人和努涅斯在一起坐着，他想向他们表明视力的实际价值。他看见彼德罗朝他们走来，当时距离很远，听不到声音，也嗅不出气味。“过一会儿，”他告诉他们说，“彼德罗就要来到这里。”刚说完，彼德罗就转过身朝围墙走去。彼德罗并没有来到，他们都嘲笑努涅斯。

他打算把他们之中的一个打倒地上，借着公平的格斗来表明眼睛的功用。他抄起锄头。他们都站着戒备，耳朵朝着他听。他感觉到无可奈何的恐怖，连忙逃出村子。

他斜穿过一片草地，留下一条践踏的痕迹，然后坐在小路旁。有些人拿着锄头和棍子，朝他走来，他们一路上时常停下，用鼻子嗅闻，并且倾听。“波哥大！”一个人喊道，“波哥大！你在哪里？”

他大声回答：“瞧，我在这山谷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摸索着前进，可是走得很快，那情形很像玩捉迷藏，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蒙住眼。忽然间，他发觉自己置身在追逐者所构成的一个大弧形阵线内。“我要伤害你们了，”他说，由于情绪激动而抽搐着喘气。“老天在上，我真要伤害你们了。”

他开始朝着那个包围圈的一个缺口跑去。盲人们也挥舞着锄头和棍子在跑。他听身后有脚步声，发现一个大个子向前冲来，对他发出声音处挥击。他胆怯了，急忙转身，在惊慌中朝围墙的一个小门口逃去。到了墙外，他摔倒岩石上。他在那里躺下，抽噎地喘气。

这场政变就此结束。他在外面待了两天两夜，没东西吃，也没遮蔽。最后，他爬到墙边大声喊叫，直至两个盲人从门里出来。

“我疯了，”他说，“但是我的感官有缺点。”他们说这样就比较象话了。他们问他能不能“看见”。

“不能，”他哭了——因为现在他身体很虚弱，而且病了。“那是傻话。那两

个字毫无意义!”

于是努涅斯变成了盲人国的公民，那些人都慢慢和他熟了。其中有他的主人叶考布，在不生气的时候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有叶考布的侄儿彼德罗。还有叶考布的小女儿麦迪娜·莎洛泰。她不大受人尊重，因为她那闭起的眼脸不像山谷中一般人凹得那样深，但在努涅斯看来，她的眼睛好像随时都可以再张开；她的睫毛很长，大家认为是一种破相。努涅斯却认为她很美。

有一次，在一个休息日的集会里，他们两人并肩坐在朦胧的星光之下，她的手落在她手上，大胆地把那只手握住，她也紧握回报。

从那次以后，他每有机会就和她谈话。不久他就向叶考布和长辈们要求娶她为妻。

这件事情最初遭到激烈反对。青年男子都很愤怒，认为这会败坏他们的种族。后来一位长辈想出一个办法。他说：“波哥大的眼睛有毛病影响了他的头脑，他的眼睛鼓胀，眼睑能眨动，因此他的头脑经常在烦躁激动。动一次手术就可以除去那些有刺激作用的物体。”

“你总不会要我丧失视力吧？”他问她，“我整个的世界都是视觉的赐与。美丽的东西……花、夕阳……和你。单是为了看见你那可爱的脸，就应有视力。”

“有时候我希望，”她说，“你不要这么讲。我知道我的面容很秀美——但是现在……”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如果我同意这件事——我会更好些？”他终于说。

她伸开双臂搂着他，大哭起来。“噢，你答应就好了！”她呜咽着说。

在进行手术前那一星期，努涅斯一点都睡不着。在他享有视力的最后一天开始的时候，他和麦迪娜·莎洛泰单独在一起几分钟。

“明天，”他说，“我就看不见了。”

她紧握着他的手。“他们不会使你多痛的。而且，我的檀郎，你是为了我而受这痛苦的。”他最后一次看她那可爱的脸。“再见。”他低声说。

他打算前往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青草地上开着白花，真美，他将待在那里，直到牺牲的时刻来临。但当他抬起头来，看见早晨像个身披金甲的天使，于是他继续前行，往上走，出了墙垣，到达那些岩石山面。他开始往上爬……

日落时，他已经爬到很远很高的地方。衣服撕破了，四肢血迹斑斑。他身上有多处瘀伤，但他恬然躺在那里。夕阳的红光逐渐消逝，黑夜来临，他仍然